



大院的早晨



独幕话剧

山东人民出版社

234.7

3

独 幕 话 剧
大 院 的 早 晨
高思国 编剧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1千字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

书号 10099·1281 定价 0.09元

内 容 提 要

剧本通过人老心红的退休工人刘春英等同志，热情帮助受“四人帮”无政府主义毒害较深的职工杨玉芳转变的事迹，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精神面貌迅速地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的里弄街道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同时还说明了“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散发出的毒素已侵蚀到一些同志的思想深处，这种思想上的内伤只有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肃清其流毒。

剧本生活气息较浓，现实意义较强，适合专业、业余剧团演出。

时间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天的早晨。

地点 某城市的一个大院。

人物

刘春英——女，退休工人，家属委员会主任，五十六岁。

蔡洪涛——男，蔬菜公司革委会主任，刘春英的丈夫，五十八岁。

赵老师——女，小学教师，三十八岁。

杨玉芳——女，某工厂工人，三十五岁。

周小玲——女，四年级学生，杨玉芳的女儿，十一岁。

布景 舞台的左边是大院的一部分，可见大院的围墙。墙上有一组批判“四人帮”的漫画和黑板报。墙边整齐地堆放着一些砖头。舞台的右边是杨玉芳家的剖面，有一门可通院子，一门可通里屋。室内有桌、椅、床等简单家具。

〔幕启：赵老师在写黑板报，已基本写完，正在美化几处小标题。大院妇女秧歌队的锣鼓不时地吸引着她。杨玉芳在家缝衣扣赶做加工活。幕后传来刘春英

的声音：“赵老师”。

赵老师 哎！

〔刘春英内声：“咱街道上都开庆祝会，请你给写几条标语。”

赵老师 好味，我一会儿就去。

〔幕后传来母鸡下蛋后打鸣的声音，杨玉芳听出是自己的鸡下蛋了。

杨玉芳 哟，鸡又下蛋了。一听这动静就知道准是那只大芦花。（向里屋）小玲，大芦花下蛋了，快到后院把鸡蛋拿来……你听见了没有？（周小玲内应：“我不去”）不去？这死丫头，让我熊了两句还要起脾气来了。（对里屋）小玲，这些加工活后天就得交了，我赶着做点活儿，你就一点忙也不帮……你说什么？……好，小玲，回头这鸡蛋你一个也不准吃。（边说边进里屋）

〔秧歌队的锣鼓越发热烈，赵老师被完全吸引，她情不自禁地喊着“仓仓七仓七”，边模仿地扭起秧歌来。

赵老师 秧歌队的大嫂子们这秧歌扭得还真带劲哩。

〔刘春英腰系红绸带，手拿两块砖上。

刘春英 赵老师，看这样子你也想加入我们妇女秧歌队吧？

赵老师 不行不行，扭秧歌我是一窍不通。

刘春英 来，大姐教教你。（把砖放在石凳上）

赵老师 好，来。

〔刘春英在前，赵老师跟后，唱着“仓仓七仓七”，认真地扭秧歌。扭了一会，两人哈哈笑起来了。

赵老师 刘大姐，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个本事，扭得真棒。

刘春英 哟，还真棒，我这是瞎扭，不过就是想表表咱的心情。二十七年前刚解放那阵子，你大姐上街扭过秧歌，今天华主席给咱打倒了“四人帮”，你大姐心里高兴，再上街扭一扭，卖卖老。（把带来的砖头放在砖堆上）赵老师，你看这些砖砌咱院的淘米池子够不够用？

赵老师 我看还差点儿。刘大姐，你还真有办法，昨天晚上开完批判会，你这家属委员会主任把修淘米池子的事儿一号召，今儿一大早各家各户就来了个献砖运动，一会儿的工夫就这么一大堆了。

刘春英 这主要是通过批判“四人帮”大伙的觉悟提高了，都愿意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又传来大芦花鸡的打鸣声。

赵老师 刘大姐，听见了吧，小玲家的鸡又下蛋了。这鸡下蛋下得还真勤快。

刘春英 这也得有个勤快人伺候呀！

赵老师 要是不勤快，大伙能叫小玲妈是——“养鸡能手”。

刘春英 可咱院的卫生红旗……

赵老师 就因为多了这么个能手给吹了。

刘春英 是啊，还是咱的工作没做好。

赵老师 这工作可不那么好做呀！

刘春英 再难做也得做。小玲她妈养鸡虽是个事儿。可更重要的是怎么能想法把她这个“长期病号”的“病”治好，这倒是大事儿。

赵老师 这么说你想当“大夫”了？刘大姐，你可小心碰钉子。

刘春英 真能治好她的病，碰个钉子也值得。

〔杨玉芳从里屋拿一鸡蛋上。〕

杨玉芳 这鸡蛋还热乎乎哩。

〔院子里传来邻居对刘春英的喊声。〕

内 声 蔡大娘。

刘春英 哎。

内 声 你要的衣服活小王一会儿就给你捎回来了。

刘春英 她说捎回多少件来？

内 声 三十件。她让你在家等着她。

刘春英 知道了。

杨玉芳 （自语）噢，刘大姐也要了三十件加工活，前两天她还动员我把活退了，现在好，她自己也干上了。

（找出鸡蛋筐箩、点数，又在新鸡蛋上记日期）

赵老师 刘大姐，我看你这退休工人比上班还忙活哩。

〔蔡洪涛上。〕

刘春英 “四人帮”横行那会儿，大家有劲使不上，如今四个大祸害除掉了，咱有十分劲就不能使九分九。

蔡洪涛 说得对。

赵老师 （发现蔡洪涛）哟，老蔡同志。

刘春英 你这老头子从哪儿冒出来的。大概走错门儿了吧。

蔡洪涛 老婆子，别一见面儿就挖苦人。

刘春英 谁挖苦人？几天不回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差点要上街去贴“寻人启事”了。

蔡洪涛 咳，……我，我不是怕回家来净给你添麻烦吗。

众 哈……

蔡洪涛 最近华主席指示咱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抓好两个节日的供应，咱老蔡是管蔬菜副食品的，就得坚决贯彻，雷厉风行。这些日子，家家户户都在为粉碎“四人帮”喝酒庆贺，我们那儿的酒，一下子有点脱销了，前天我和几个同志到酒厂去联系了一下，顺便又到各产菜区去了解了一下情况，走得一急，把您这茬给忘了。

赵老师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蔡洪涛 （对赵老师）这不就是回来给她赔理道歉的嘛。
（开玩笑地行了一个举手礼）敬礼，哈……

刘春英 别说好听的，我问你啥时候回来的？

蔡洪涛 昨天晚上。

刘春英 那你怎么这会儿才回来？

蔡洪涛 昨晚上不是又连夜开了个会儿，所以……

刘春英 所以连觉也忘了睡啦，对吧？

赵老师 你这个“民主派”加“走资派”把帽子一甩，大干起来啦！

蔡洪涛 解放了嘛，就得有个解放的精神头，不过，就是戴

着走资派帽子的时候，咱也没趴下。吃饭、睡觉、打呼噜，样样不耽误。

刘春英 你呀，现在啥也别说了，赶紧吃饭、睡觉、打呼噜去。

蔡洪涛 好好，服从命令听指挥，吃饭、睡觉、打呼噜去，哈……（下）

刘春英 昨儿晚上开会还有几户没参加，我得去给他们补补课。赵老师，你忙着。

〔刘春英下。赵老师继续美化黑板报。〕

杨玉芳 （在鸡蛋上记完日期）这鸡蛋的个头还不小嘛，十个一斤只多不少。（看日期，忽然想起）十一月十四日，咳，这衣服十六号就该交活儿了，还有这么一堆没干完，这……（从窗户发现赵老师）哎，赵老师在院里，我正想找她呢。（出门）赵老师，我找你有点事儿。

赵老师 玉芳，什么事？

杨玉芳 给小玲请一天假。

赵老师 （为难地）这……现在学校对同学们的功课抓得挺紧，没什么特殊情况，还是……

杨玉芳 赵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小玲还好好的，到了晚上就发起烧来了，早上起来还热乎乎的，我是给她请天病假。

赵老师 噢，可能是着凉了，那就让她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回头我抽空给她补补课。

杨玉芳 赵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赵老师 麻烦什么，这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想起）对了，玉芳，这儿还有你的一封信。（递信）

杨玉芳 （看信后）噢，是小玲她爸爸寄来的。

赵老师 玉芳，我走了。

杨玉芳 赵老师，你走。

〔赵老师下。杨玉芳发现院里的砖堆。〕

杨玉芳 哎，这是哪来的一堆砖头？对了，我那鸡窝还缺几块砖，先借它两块用用。

〔杨玉芳顺手拿了两块砖，转身回家。周小玲背书包从里屋走出，见母亲后，生气地坐下。〕

杨玉芳 （把砖放在墙边，对周小玲）小玲，吃饭了没有？
（周小玲不语，杨玉芳往里屋一看）脾气还不小嘛，连饭都不吃了？（劝说地）小玲，我找赵老师把假都给你请好了。听话啊，今天在家帮我看看大宝，做做饭，我把活儿赶一赶，明天就用不着你了，把活儿交上去，领回钱来妈给你买件花褂子好不好？

周小玲 我不要！

杨玉芳 那妈给你买条纱巾？

周小玲 我不要。

杨玉芳 那你想要什么？

周小玲 我要上学去。（欲走，被杨玉芳拦住）

杨玉芳 小玲，你……少上一天学不要紧，人家交白卷还照样升大学呢。

周小玲 那是“四人帮”的时候，我们学校现在正批这个呢。我看你整天在家不学习，啥也不懂，要在外边说这样的话，得叫人笑掉大牙。

杨玉芳 你懂什么？这活儿一星期就收一天，你不交人家就不给新活儿，耽误了就一个星期甬干了。

周小玲 不干正好，爸爸早就不同意你干，还叫你把大宝送托儿所去……

杨玉芳 送托儿所去我更清闲，我不愿意送？这一个月不是能省十来块钱嘛。

周小玲 省钱，省钱，你看看人家家长，谁不上班抓革命，抓生产？你倒好，到现在还在家装病不上班，还让我也装病不上学，我不干！

杨玉芳 噢，这些活儿都是给我干的？小玲，妈在家还不是为了你们，我一天三顿饭伺候你们，你一回来就热菜热汤地吃饭，加上你弟弟大宝还小，还得我看着，你知道妈一天给你们操多少心？我到服装厂要这点厂外加工活，还不是为了让咱家过得更富裕点。今天让你在家帮我干一点活，瞧，冲你妈出这个熊样，亏你翅膀还没硬，要是能飞了，我看连你妈也不认了。（见周小玲不语，把信打开，看信）这爷俩是一个腔调，还是那老一套，“上班，上班”（念信）“我们勘探队最近要到北方去，皮坎肩如果做好了，就快些寄来……”小玲，皮坎肩给你张大婶送去几天了？

周小玲 两天了。

杨玉芳 小玲，快吃饭去，一会儿去问问张大婶，皮坎肩做好了没有，就说你爸爸等着穿。

周小玲 哎。（欲走又回）妈，那我上学的事……

杨玉芳 哎呀，上学的事儿一会儿再说。赵老师说了，抽空就来给你补课。

〔周小玲进里屋。

〔刘春英上，敲门。

杨玉芳 谁呀？

刘春英 我，老刘。

〔杨玉芳开门，刘春英进屋。

杨玉芳 是刘大姐呀，来来来，快屋里坐。

刘春英 玉芳，昨天晚上咱大院开会你没参加，有些事儿我来给你说说。

杨玉芳 咳，昨天晚上我正想去，碰巧来了两个客人。

刘春英 是咱车间工会委员老张吧。

杨玉芳 你也看见了？……他们是来看看我的病怎么样了。

刘春英 领导和同志们都挺关心你呀！玉芳，你看见门口那堆砖了吗？

杨玉芳 （一愣）砖？噢，看见了，怎么了？

刘春英 昨天家属委员会开会，决定学习外地街道的经验，在咱院砌个淘米池子，各家各户洗米的水都往池里倒，把顺水漏掉的米积攒起来，为国家节约粮食。

杨玉芳 哟，这个办法倒不错。

刘春英 大伙意见，咱砌这淘米池子也来个自力更生，用的砖就从各家各户出。你看，院子里那堆砖就是今儿一大早大家献的。

杨玉芳 噢，我还以为是别人用不着的呢。

刘春英 玉芳，你家有的话现在就可以交了，多少都可以。
(不自觉地走向放那两块砖处，杨玉芳忙上前拦住)

杨玉芳 刘大姐，你看看，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这砖头。(趁刘春英不注意，解开围裙盖在两块砖上)
前几天我还想找几块砖头垒垒我那鸡窝呢。这……

刘春英 实在没有，不交也可以。玉芳，说起这鸡窝来，大姐又得批评你了，这院里不准养鸡，咱可说了好几回了。

杨玉芳 刘大姐，我也知道不准养鸡，不过我就是觉着在家养病闷得慌，养几只鸡散散心、解解闷就是了。

刘春英 这么说养鸡不但能生蛋，还能解闷，好，往后咱得提个建议，医院的住院病号，每人让他养上一只鸡，能散心、解闷。

杨玉芳 刘大姐，你可真会开我的玩笑……，要不再过几天赶上过节，我把它杀了就是了。

刘春英 对，越快越好。玉芳，算起来你这鸡从你在家歇病假开始就在你这儿安家落户了？

杨玉芳 可不是嘛，快两年了，我和这些鸡还真有感情呢。

刘春英 这么说你也快两年没上班了？

杨玉芳 真是不知不觉就过来了。真快。

刘春英 玉芳，咱们是一个班组的老同事，又是老邻居，今天你大姐有些心里话想跟你拉拉。

杨玉芳 大姐有什么话只管说。

刘春英 你年轻轻地在家呆了快两年了，心里不着急？

杨玉芳 急有什么法子，谁让咱得了这么个不死不活的病嘛。

刘春英 是真病得连班儿都不能上了呢，还是找个理由在家看大宝呢？

杨玉芳 （被刺痛）大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春英 我是说你要是能坚持上班的话……

杨玉芳 听你这意思是说我没病装病了？

刘春英 大姐可没这么说，我只是……

杨玉芳 不！刚才你明明是说我找个借口在家看大宝了对不对？这可是冤枉人哪，有没有病，我这有大夫证明，可以查嘛。（从口袋里拿出病历放在桌上）

刘春英 大姐随便说说，对不对你参考参考……

杨玉芳 不不不，刘主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今天你既是这么说，肯定是有来历的。刘主任，你这是听见什么来着，还是自己这么胡猜的？

刘春英 我看你就别打听那么清楚了，就算你大姐胡猜的好不好？

杨玉芳 不，刘主任，你无缘无故不会去猜些这个，您一定是听见什么来着。

刘春英 玉芳，要说听见什么，你大姐听见街上锣鼓在敲、

鞭炮在响，听见打倒“四人帮”的口号震天动地。

杨玉芳 这些我都听见了，打倒了“四人帮”，我这心里也跟大伙一样高兴、痛快！

刘春英 光高兴不行，还得有行动。玉芳，这会儿你再到咱厂去看看，跟以前可大不一样了，还是这些人，可生产是呼呼地往上升，大伙都说拚上命也得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玉芳，就算咱今天有点小病，你说咱不该学习解放军来个轻伤不下火线？

杨玉芳 刘大姐，您这么说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刘春英 是该好好想想了。

〔幕后声：“蔡大娘，办事处让你去一趟。”〕

刘春英 哎，知道了。玉芳，哪儿有病就抓紧时间治，治好了病，咱就来个重返前线，可别让这病把自己拖垮了。好，我走了。

杨玉芳 大姐，您走？

刘春英 哎，走了。（下）

杨玉芳 （心烦意乱，自语）刘大姐今天干嘛找我谈这些……难道我的病她真的……奇怪呀，昨天车间来的那两个同志她也知道，说的口气也都差不多……会不会他们去找过李大夫？……难道李大夫跟他们说了什么？……不会吧。（向屋里喊）小玲，小玲。

〔周小玲从里屋上。〕

杨玉芳 小玲，我问你，在外边你说没说过妈装病的事儿？

周小玲 没有啊。

杨玉芳 说实话!

周小玲 真的没有。

杨玉芳 好好想想。

周小玲 没说过再想也是没说过。

杨玉芳 小玲，我告诉你，往后在外边不管对谁，不准你提妈装病的事儿。知道吗？吃饭去！

〔周小玲嘟嘟囔囔下。蔡洪涛上，敲门。〕

杨玉芳 谁呀？

蔡洪涛 是我，老蔡。

杨玉芳 刘大姐刚走，老蔡又来了，这还来了车轮战了。

〔杨玉芳开门。蔡洪涛进屋。〕

杨玉芳 哟，是老蔡同志，快屋里坐。怎么今天在家歇着？

蔡洪涛 不歇，昨天晚上打了个夜班，今天早上想回来打个盹，刚躺下，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就来了。

杨玉芳 想起啥事儿来了？

蔡洪涛 前天我到各蔬菜产区转了一下，正巧碰见我的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了个药方，说是治高血压挺有效，我心想你不也有这病吗？

杨玉芳 我？……噢，对，对。

蔡洪涛 我就把药方抄来了，玉芳，我看你可以吃吃试试，兴许有用。（递药方）

杨玉芳 老蔡同志，真叫您挂心了。来，喝水。（自语）这两口子真奇怪，一个说我装病，一个给我送药方，这是演的什么戏？

蔡洪涛 玉芳，这些日子你这病怎么样了？

杨玉芳 还是那老样子，好不好，坏不坏，看着同志们上班下班的，我心里也怪着急的……（又捶腰，又捶肩的，好象浑身不舒服）

蔡洪涛 有病着急也不是办法，这还得听大夫的。不过我看你还是挺乐观的，忙这忙那的一点都不在乎，不知道的还真看不出你是个高血压呢。

杨玉芳 我这人就不知道害愁，让我闲着还怪难受的，管它什么高压低压的，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吃什么吃什么，人家说鸡蛋、猪肉不能吃，我不管，我都吃。

蔡洪涛 吃多了胆固醇要增高，对血管心脏都不好。

杨玉芳 大夫都那么说，我就不大信，这些有营养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还能有坏处？

蔡洪涛 哎，这是科学，大夫说的有道理咱就得听……当然，有些大夫的话也可以不听。

杨玉芳 哪些话可以不听？

蔡洪涛 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单位有个同志，过去是个长期病号，两年没上班了，最近通过揭批“四人帮”，主动来找我要求上班，我说这得有大夫的健康证明啊，（下意识拿起放在桌上的病历）你猜他怎么说？

杨玉芳 怎么说？

蔡洪涛 他说：“蔡书记，证明我都带来了，这是两年的病历，可全是我让大夫假造的。”玉芳，你说这种大